

徑餘少談



經餘必讀三

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經餘必讀三集卷二

三山趙在翰撰

永康胡鳳丹月樵重校刊

論語讖

賈居子曰論語不入經亦不立緯惟讖八卷與老子尹公諸讖並行故其命曰比考蓋以上比之三王下自考也考之不得而後曰摘輔曰摘

哀始自安矣其於七緯之文賓主已見

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

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

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

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板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

書緘曰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

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

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

以禪舜

殷感妲己玉馬走

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

伯夷叔齊義遜龍舉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里名勝母曾子歛襟邑名朝歌顏淵

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蹶墮車

宋注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

故以足廢之

子路與子貢過社社樹有烏子路搏烏社人牽子路子貢

說之乃止

子路感雷精而生尙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

而覆醢每聞雷鳴乃心中惻怛故後人忌焉以爲常也

五帝立師三王制之

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錄圖帝嚳師赤松子堯師務成子  
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  
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

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飲堯  
何力焉

古者七十二家爲里雷震百里聲相附

宋注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

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也

漸於蘭則芳漸於鮑則臭

考靈差德而知堯步舜驟禹馳湯驚德有優劣故曰行轉

疾也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注曰出天所生也明由曉升級級等

所先必育受稅役受賦稅反徭役成博受古諸古諸侯隕

邱一作受延嬉延長嬉與也伏義六佐出世必戲不及燧人所生也金堤一作主化俗為

除災鳥鳴主建福福利也視默主災惡為民除紀通為中職

害也為田主主仲起為海陸主平地兼陽侯為江海主江海一

丙職也統海也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

能決理是非也

天老受天籙籙天教命也五聖受道級級次序也知命受糾俗糾正也

窺紀受變復有禍變能補復也地典受州絡絡維緒也力墨受準斥準斥

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

仲尼素王以顏淵為司徒子貢為司空又左丘明為素臣

仲尼鈞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手

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子夏手握正

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樊遲山額有若月

形反宇陷額是謂和喜澹臺滅明歧掌是謂正直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顏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

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山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

論語



南容井口

兗豫屬上台

九州繫於三台

荆揚屬下級

台上下各有上下

梁雍屬中

上

中台上

冀州屬錯

中州之下

青州屬下上

下台上

徐州屬下

下

下台之下

以上摘輔

虛王反度枉矢合

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眾莫之識以為

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麕肉角豈天下之

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

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為來哉茲

曰麟出而死夫子曰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  
游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

鳳有六象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  
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曰口苞命二曰  
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采光六曰冠矩  
朱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止  
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者  
惟黃扶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以上摘袁聖

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剋書出於庭中地曰臣族

虐王禽

宋注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謂殺關龍  
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以上陰嬉讖



論語古註訂譌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天命深微至蹟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鄭曰耳聞其言知其微旨也馬曰矩

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耳當為兩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孔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矣

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反新此是記問之學不足為

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為新法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

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

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孔失其

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

文質禮變馬曰所因謂三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後之

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義其深

矣乎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馬曰救止也包曰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者乎

謂當作爲字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

包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曰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盡敬與不祭同

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僖公亂

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

蓋嘆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

祀與不祀同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大祭謂之廟享

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氏曰不告朔非也吾謂魯祀周公以天子禮魯君每月朔不朝於周但朝周公之廟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爲重爾文公旣不行告朔之享而空朝於廟是失禮也然子貢非不知魯禮之失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以正其禮爾又曰天子云聽朔謂聽政於天下也諸侯云告朔謂以下之政告於上也每月頒朔於諸侯諸侯稟朔奉王命藏祖廟於是魯有廟享之文他國則亡此禮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爾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曰懷德懷安也懷

土重遷也懷刑安於法也包曰懷惠恩惠也

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

下二義輔相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

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包曰數謂速數之數

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為辱乎吾謂數當謂頻數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忖已知時

變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

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後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

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賜既發明

顏氏具聖之體又安用慰之包失其旨

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具體八分所不及回二分爾

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予

與何誅舊文作晝

晝當為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又曰於予者是言宰予也下文云始吾者即是仲尼自謂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孔說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馬曰人生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曰

罔正直是幸也

直當為惠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

其德免於咎者渺矣古書德作惠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

也道

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

之孔曰行道非婦人之事與之咒誓義可疑焉

矢陳也否當作否泰之否厥當作厥亂之厥孔失之矣  
爲誓非也後儒因爲誓又以厥爲慼益失之矣吾謂仲  
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  
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厥此亂世而終豈泰  
吾道乎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曰若老彭祖述之而已

先儒多謂仲尼謙詞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已不遇嘆  
其道若老彭而已

殷賢惟伊傅餘固蔑稱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

誨之  
焉

說者謂束為束帛脩為羞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教  
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為束羞則然矣行吾而教  
之非也仲尼言小子灑埽進退束脩末事但能勤行此  
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  
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為也

鄭曰父子爭國惡也孔子以夷齊賢且仁故知不助衛言明矣

上篇言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  
不怨也又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

則異於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釋冉有為衛君而已

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不可槩窺其極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曰雅音正言也鄭曰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

義全

音作言字之誤也傳寫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爾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無禮則絞注曰蕙懼貌絞刺也

王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為勞

為蕙過則為亂為絞絞確也

上篇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正謂言

禮之皇極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包曰興起也禮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

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

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包曰帝德廣遠民無

能識其名

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包曰寡能及之故罕言

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焉非謂空言此三者之道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毋我何云不任意無專必無固行無有其身也

此非仲尼自言蓋弟子記師行事其實子絕二而已吾

謂無任意即是無專必也無固行即是無有己身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無此

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迺八卦是也

王道盛則四靈為畜非但受命符爾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下能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包曰恍惚不可得而形容孔曰

不能及夫子之所至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此回首自謂雖卓立未能及

夫子高遠爾

子路使門人爲臣鄭曰子路欲使弟子行爲臣之禮也

先儒多惑此說以謂素王素臣後學由是責子路欺天

吾謂子路剛直無諂必不以王臣之臣欺天爾本謂家

臣之臣以事孔子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

未可與權孔曰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有所立未必能權量輕重

孔注猶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

之權豈輕重之權豈可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

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吉月月朔也吉服即皮弁服也

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曰儻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

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周曰子路共之非本

意不苟食故

三嗅而作

以為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為雉鳴之鳴雉之聲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門謂聖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

分等降之差非謂言仕進而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

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

論語稱字不稱名者多矣仲尼既立此四品諸弟子記

其字而不名焉別無異旨

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乎德行蓋不假

乎言也言語科次之者易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

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不可為典要此則非政法所拘焉

政事科次之者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非事文

辭而已文學科為下者記所謂離經辯志論學取友小

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

回庶幾聖乎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貨財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當又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虛其中也貨當為資殖當為確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善人不

少創業亦不能入聖人之奧室

孔說非也吾謂善人即聖人異名爾豈不循舊迹而又

不入聖人之室哉蓋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可循迹而至於心室也聖人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踐非子張所能至爾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孔曰論篤是口無擇言君子是身無擇行

色莊者不惡而嚴

孔失其義吾謂論者討論也篤極也是此也論極此聖人之道因戒子張但學君子容色莊謹即可以及乎君子矣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死當爲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點爾何如至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曰暮春

季春三月

浴當爲泂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復返也身能近禮則爲仁矣

孔云得其皮膚未見其心焉吾謂回問仁仲尼答以禮蓋舉五常之二以明其端焉故下文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舉五事之四以終其義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此與上篇色莊者乎一義也皆斥言子張質直莊謹不

如此則不謂之士矣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

之問

政者非更改之謂也事者非謂常行事也吾謂凡干典

禮者則謂之政政即常行焉則謂之行行其常則謂之

人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以爲士矣子曰宗族稱其孝焉鄉黨

稱其弟焉舊本子曰行己有恥爲上文簡編差失也

孝悌爲百行之本無以上之者

曰敢問其次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

爲次矣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鄭曰硜硜小人之貌也

硜硜敢勇貌非小人也小當爲之字誤文小與之相類

傳寫誤也上文旣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爲耶當作

之人哉於義得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卽就兵也



七年義不解吾謂卽戎者衣裳之會兵車之會皆謂卽戎矣此是諸侯朝會於王各就戎車之職按王制云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卽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歟

意習之可謂究極聖人之奧矣先儒但以攻戰爲卽戎殊不思仲尼教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世諸侯舉七年而元年十一年從可知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曰雖君子猶

未徧備

仁當爲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旣稱小人

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也

爲己者謂以身率天下也爲人者謂假他人之學以檢其身也孔云徒能言之是不能行之失其旨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慮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故云自道以明有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孔曰比方人也

不暇比方人者其旨安在吾謂義連上文云夫君子自道者我無能此是比方君子之言也惟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貢能知我比方人耳復云不暇者終自晦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曰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蓐儀封人楚狂接輿

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謂上文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更端作七人非以隱避為作者明矣避世本無為作者本有為顯非一義

齊魯記言不無脫舛七人之數固難條列但明言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

仲尼本至誠如此乎但學者失之云耳

原壤夷俟子曰老而不死是謂賊以杖扣其脛馬曰夷踞俟待也孔

日扣擊也

古文擊扣文之誤也當作指壤夷俟踞足原不知失禮故仲尼既責其為賊又指踞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本未立不

可以教未事

俎豆與軍旅皆有本有末何獨於問陳為末事也鄭失其旨吾謂仲尼因靈公問陳遂譏其俎豆之小尙未習

安能講軍旅之大乎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為得

子張問行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也夫然得行

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倚車軛

參古驂字衡橫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車乘立

者如御驂在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坐立不忘於乘車

之間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

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也孫出之謂言語

操行不獨義也禮與信皆操行也吾謂君子聽質先須存義義然後禮禮然後孫孫然後信有次序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有古文良史有疑則闕之有馬不調良則借人乘習之

上包言己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削也譬

如有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之非己所學耳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正其道耳不必小信

諒當爲讓字誤也上文云當仁不讓於師仲尼慮弟子

未曉故復云正而不讓謂仁人正而不讓於師耳孔說

加一小字爲小信去就其義失之矣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

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諸侯自作禮樂征伐  
專行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

此義見仲尼作春秋之本也吾觀隱至昭十君誠然矣

禮樂征伐自作不出於天子亦然矣若稽諸春秋吾疑

十二世引十世為證非也其然乎吾考隱公書正月者

言周雖下衰諸侯稟朔不可不書也隱攝政不書即位

言不預十公之數也定書即位繼體當為魯君不書正

月者不稟朔也稟朔由三桓強盛不由公室也政失公

室則自桓公至定公為十世明矣

深哉先儒莫之知也今參魯論因知春秋本末惟季氏

篇章學者盍三復其義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子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

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公於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爲陽虎所伐桓子卽季孫斯也仲尼旣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失道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曰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出奔

定公九年陽虎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於晉至哀公二年陽虎猶見於左傳蓋仲尼自定哀之際三桓與魯皆衰故春秋止於麟厥旨深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至定公五世

矣

此重言定公時事也上文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者蓋泛言之耳此云祿去公室五世及下文云政逮於大夫四世皆實事言也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時當為待古音亦作時南人音作遲其實待甚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曰

習上智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上文云性相近是人可以習而上下也此文云上下不

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  
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

如子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坤道順乎承天不息無不利至哉果天地之心其邃  
矣乎

經餘必讀三集卷二終  
 此書之旨  
 在於  
 明理  
 而  
 行  
 道  
 也  
 夫  
 理  
 之  
 在  
 心  
 而  
 道  
 之  
 在  
 行  
 也  
 理  
 不  
 明  
 則  
 道  
 不  
 行  
 道  
 不  
 行  
 則  
 理  
 不  
 明  
 故  
 必  
 先  
 明  
 理  
 而  
 後  
 行  
 道  
 也  
 此  
 書  
 之  
 旨  
 在於  
 明理  
 而  
 行  
 道  
 也  
 夫  
 理  
 之  
 在  
 心  
 而  
 道  
 之  
 在  
 行  
 也  
 理  
 不  
 明  
 則  
 道  
 不  
 行  
 道  
 不  
 行  
 則  
 理  
 不  
 明  
 故  
 必  
 先  
 明  
 理  
 而  
 後  
 行  
 道  
 也

經餘必讀三集卷三

三山趙在翰纂

永康胡鳳丹月樵校梓

商書逸篇

隋志尚書逸篇二卷  
孔壁中書之殘缺者

商書

湯征 孔安國曰為夏  
方伯得專征伐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

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

謂諸侯不能敬命予大罰殛無有攸赦

景亳之命 篇名見  
左傳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  
迺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  
功于民民有乃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  
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  
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  
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汝毋我怨以令諸侯

湯祝

尙書古義篇  
名依墨子

湯克夏而正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祝曰  
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今天大旱卽  
當朕躬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

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以六事  
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  
與讒夫昌與無以予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洪範

案左傳引此  
篇文注商書

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司徒曰德司寇曰慎賓  
曰禮師曰律生乃蕃節乃裕敬乃格時乃悅德乃化慎乃  
仁禮乃嘉律乃有功

孫氏承澤曰朝鮮本八曰師  
下有此五十二字箕子傳



孔子三朝記

漢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注孔子對魯公語也秦宓曰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

千乘第一

哀公問曰千乘之國為仁如何孔子對曰不仁國不化仁者不淫於色孔子曰立如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違違與章同明辨也庶嬪違則事上靜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于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蠱佞不生立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

卷之三  
孔子三朝記



灾以順天道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設其四佐而  
官之司徒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  
孤寡以時通于四擲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於  
民者發齊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  
而作祈王年禱民命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  
有事享於祖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  
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治眾長卒所  
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方夏三月養長秀  
蕃庶物于時有事享于祖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  
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方秋三

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于祖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  
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灌浸  
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食  
攻老之事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服事上下交  
信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於倉於時有事烝  
於祖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孤寡之必不失也  
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  
而內諸水火弗之顧矣公曰善

四代第二

哀公問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孔子對曰

夫規矩準繩鈞衡先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詩云東有啟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滄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於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先王所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爲國失本矣 公問圖德何尙孔子曰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

利生孽公曰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尙孔子曰有天德  
有地德有人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  
陽德何出孔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  
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 公曰民與天地相參者何也  
孔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 公  
曰請問民徵孔子曰爲父不慈爲子不孝縱耳目好色失  
志好見小利變從無節境弱不立鬼神過節妨於政克勿  
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徼勿與事臣聞之弗慶非事君  
也君聞之勿用以亂厥德

虞戴德第三

哀公問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高舉孔子曰聖人之教  
民也率天而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  
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  
則壞名失則昏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宮四通  
止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  
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  
天道而敬行之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  
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故聖人之教民也以其近  
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 孔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  
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

不任以言 公問政孔子曰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誥志第四

哀公問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省怨遠災乎孔子曰丘未知其可也公曰然則何以孔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節事以動眾動眾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而無怨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眾也丘聞虞

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先灤二句從史記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於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而而時用常節曰聖人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眾眾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墮河不滿溢川澤不

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鷲獸忘  
攫爪鳥忘距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  
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  
戈遠邇咸服地寶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

小辨第五

哀公問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不可  
社稷之主愛日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  
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太  
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人聽長  
辨禁農以行力小辨破言小道破義小義破道小道不通



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悅民悅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公曰然則何學而可孔子曰禮樂而力忠信公曰請學忠信之脩孔子曰丘也綴學安知忠信丘聞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用兵第六

哀公問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孔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後世用兵以刈百姓危國家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藻厥志在餌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思其德必稱其人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殺戮無罪歿傷其身夫天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爲民上者可無懼乎哉

少閒第七

哀公問曰日少閒請言情於子上下咸通權其輕重準民

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  
通民之欲兼而壹之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孔子曰說  
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國之民家之民也孔子曰  
其名異同名曰同等惟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  
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修禮於封內以事天  
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伎論力以聽乎  
大夫庶人仰觀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唯不  
同等民可治也 孔子曰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  
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  
以治天下如此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民明教

通于四海北發肅慎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西渠析文  
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  
明視禹代興舜命乃遷姚姓於陳作物配天脩德使力明  
教通於四海成湯受天命發厥明德順天嗇地作物配天  
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  
爲副於天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在位開先祖之府取其  
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近者悅遠者至文王受天命作  
物配天親親尙賢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  
羌來服君其志焉公曰失政者夏桀商紂之謂乎孔子曰  
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憂以繼懃政出家門此

之謂失政懔忍也言天下安然方憂繼之出其忍政也

...

...

...

...

...

...

...

...

...

...

逸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王伯厚曰問王即問玉說文嘗引逸論語云周永年濟寧志孔子弟子任子有逸語二篇其門人齊東門子高蒯伯儀所傳者即此書也

問玉凡六十九章

子貢問曰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

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粲之璵

兮其瓌剛也此八字家語佚說文引垂之如墜禮也叩之

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訕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

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

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如玉之瑩故君子貴之

孔子曰美哉璠璣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

則理勝一則孚勝

孔子曰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弗學可無憂與

與而弗行可無憂與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

孔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孔子曰如垣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

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孔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

孔子謂顏淵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曰思也夫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



也審擇左右則百僚各得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是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孔子曰人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口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

宰我問曰君子尙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尙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理

孔子曰君子不舉人以質事

孔子曰惟君子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孔子曰知不可由所知所由矣

孔子曰至信可以感物

顏淵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焉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孔子曰由志之賁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智而有能者  
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  
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智  
且仁惡有不足者哉

孔子曰無類之說不形之行君子慎之

孔子曰語有之言發於邇不可止於遠也行出于身不可  
掩於眾也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  
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  
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

閔子騫問孝孔子曰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  
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  
父母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  
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學不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

夫子既聖矣

道論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知不勤教無以爲仁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孔子之楚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濁足矣自取之也

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

不爲險矣故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季孫問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孔子曰繫之以姓義無絕也

孔蔑問行己之道孔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勿憂蔑曰行己已乎孔子曰攻其所不能脩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

曾子曰或言子之善子惟恐其聞或言子之不善惟恐過而見子之鄙色焉

顏淵問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免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任之可以正國豈特一身哉

仲孫何忌問乎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顏  
淵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  
孔子謂子貢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

孔子曰心不得義不能樂身不得利不能安

孔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善無務多言此近不  
說無務求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言之善者在所口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曾子曰  
夫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  
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夫子聞善若躬行之然  
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吾學夫子而未能行也

孔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

齊景公致廩邱于孔子以爲養孔子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言未行而賜之廩邱其不知丘甚矣遂行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子不受曰吾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也

子貢相於衛嘗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衣敝衣冠幘日疏

食衛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

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由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二三子納之或問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

孔子曰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孔子曰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  
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孔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  
之不得其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顏淵問友孔子曰君子之於友也心有非焉而弗能謂吾  
不知其仁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孔子曰與交者  
推其長違其短故能久矣

孔子曰審吾所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

孔子曰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  
使人義於我

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計功而除過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處尊而恐不聞過得志而恐驕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孔子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過而忘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孔子自衛反魯幽谷之中見香蘭獨秀喟然歎曰夫蘭當  
爲王者香今乃與眾草伍乃止車援琴而鼓猗蘭之操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  
焉一人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焉吾無觀其餘矣  
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曾子問曰立嫡以長不以賢何也孔子曰以言爲賢不尙  
一不可知也

定公問曰古云維高宗報上甲微何謂也孔子對曰親盡  
廟毀有功不及祖有德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  
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季桓子問曰書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之於廟所以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如何孔子曰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孔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貢曰慮不豫不可以應卒兵不豫不可以勝敵

孔子曰惡人者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而知天下者知及之已者也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稽

知道

凡四十  
六章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子曰不遁於論者難與言治

孔子曰詩者持也在乎敦厚之民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  
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  
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遯世之仕而不悶也於木瓜見  
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  
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  
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  
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  
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

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曰吾因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正人倫以明順逆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自謂其美以進孔子孔子受之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子何厚焉孔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也

子貢曰出言陳詞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子路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孔子曰太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季氏之權三桓之富也孔子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

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君子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



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孔子曰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移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憂之物寬於刑而民自得也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言疾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如衛人曰公甫不能聽獄孔子曰非公甫不能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子貢曰傳云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誨而愛深

也

臧孫行猛政子貢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

宓子賤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問子賤曰吾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子貢曰夫子之道甚大也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志不遠矣

新會書三集 卷三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之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也今者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孔子曰慎之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

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嘆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父子之道天地也乾爲父坤爲母

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不修德而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德焉

子路治蒲見孔子孔子曰恭以敬可以懾勇寬以正可以

容眾恭正以潔可以親上

孔子曰昔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博制事無繇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特身

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奏乎吾得師

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  
是非禦侮乎

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也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

孔子曰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  
於行爲敬敏吾皆以兄事之

孔子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往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  
能曲於人

孔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悅  
不若已者

孔子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曾子曰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

孔子曰畏天而敬人服義而信友孝乎父而恭於兄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隳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恕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臣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易行以俟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之行也

孔子在州里篤於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孔子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孔子之晉臨河而弗濟援琴歌之曰河水之洋洋兮上之不濟此命也夫

孔子曰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令人者稱

王

孔子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尙仁義霸不先正尙  
孔子曰天之與人昭昭甚可畏也

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

孟武伯問同寮有服乎孔子曰同寮有朋友之義昔者虢  
叔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五人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  
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孔子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邦有賢於不齊者五人  
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乎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  
則庶幾矣

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推十合一爲士牛羊之文以形舉也  
孔子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人皆異能之士也

經餘必讀三集卷三終

經餘必讀三集卷四

三山趙在翰纂

永康胡鳳丹月樵重校梓

逸禮經

漢志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禮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  
 學十七篇文相似餘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  
 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吳幼清曰禮經五十六篇河  
 閒獻王上之十七篇與儀禮同餘藏祕府謂之逸禮唐  
 世尚存鄭孔所引中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  
 其篇也麟安吳氏所纂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取小戴公  
 寇諸侯遷廟鬯廟取大載中雷三篇皆零章斷句而王  
 居明堂禮與洪範五行傳後所載文正相同其為逸禮  
 無疑釋史鄭氏注引之云蓋殷禮也先宗丞曰夏有小  
 正商有王居明堂禮則此乃殷禮周因而損益之者也  
 禮古經之存者十七  
 篇外惟此足徵爾

王居明堂禮

經餘必讀三集

卷四

逸禮經

一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搏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

之自冬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蔡伯喈曰東郊

去邑八里因木數也鄭氏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禮家之別說謂在十里以內五里以外堂

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旒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

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

陽左个禱用牲索祀于良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梃

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其禁毋伐林木

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于戶索祀于震正朔

令曰棄怒惡解後臯免憂惑休罰刑閉關梁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以

笱承其空古者春禁水無助生草也鄭注月令引王居明堂禮有帶以弓韞禮之祿下生子必得天祥三句謂簡

狄吞元鳥卵而生契後王以爲嘉祥而立其祠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

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宜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于

郊以禳春氣

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

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因火堂階七等

赤稅七乘旂旒尙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

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

彘索祀于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

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隳隄防毋宿于國

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于灶索祀于離正朔  
令曰振貧寡惠孤窮慮囚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  
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乃令民雩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釋史引逸禮祭黍與鳩牲先心設主于中霤

索祀于坤隅思必睿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  
廢國立賢輔卹喪疾

中央之極自崑崙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  
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于中室矩邦五里土數甘樂用黃鐘

之宮爲民祈福命世歸治服章令民間其禁治宮室飾臺  
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辱收司之自  
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因金堂高九  
尺堂階九等自稅九乘旌旄尙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  
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夏之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  
左个嘗穀用犬索祀于坤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朔令曰審  
用法備盜賊禁姦衰飭羣收謹貯眾其禁毋弛戎備

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兌正朔  
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九門禱禳以  
發陳氣禦止疾疫上十二字據  
月令古注補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城

郭侵邊竟乃之民安命國醪農隙臯入於室曰時殺收至

毋惟其災

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荐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令曰除

道路

單子引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

守門闔

又曰草木節解而修藏

陳兵甲戒百

官誅不法除道致梁以利農夫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北方之極自丁令

地名見漢書張湯傳

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

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

因水數

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旂旄尙黑田車載甲鐵號

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

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于乾隅聽於聰厥休時寒

朔令曰申羣禁

謂若川陂之屬

脩障塞

先王之教曰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畢積聚

繫牛馬

鄭注引繫米牛馬誤

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

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腎設主于井

麟案世本載五祀有井此為商

禮可證

索祀于坎正朔令曰按外徒止疾禁誅詐偽省醞釀

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

功

時訓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注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至是功乃罷也

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荐用魚索祀于良隅朔令曰省牲

牲修農祀收積薪築囿圍謹蓋藏乃大難以毆疾命國為

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中霽禮

禮仲達曰古中霽禮祭五祀謂殷禮也麟按此亦用殷而損益之爾

凡祭五祀于廟

孔疏此謂殷禮若周則在宮內也

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



設席于奧

門堂之奧

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

句見周官法

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心肺肝各一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祭于奧

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北向制脾及腎爲俎奠于正北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

再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中霤之禮

祀竈之禮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陲

門外之陲

東西面制肺及

心肝爲俎奠于主西設奠于俎南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

祭醴三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

南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祀行之禮

行在廟門外之西

為軼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

設主于軼上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祭肉

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禮記章句行即井也易往來井井蓋祀井於汲道旁

故曰行也若行道之神出祖則祭無常時不當列于五祀也周時歲暮常祀行詩云取羝以軼以興嗣歲

						<p>勤主平知主歸會天朝漢取漢主南新於于思惠聚肉</p>	<p>無音之甄<small>報之</small>編門<small>盡難</small>樂聖<small>二</small>市<small>出</small>長只餘四只非爾</p>	<p>南趙益于取東其州皆咬祭爾之甄</p>
--	--	--	--	--	--	------------------------------	---	-----------------------

歸藏

周官太卜掌三易二曰歸藏鄭注歸藏商易也孔子曰吾觀殷道宋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鄭注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叔明日歸藏成湯所訂崇文書目今存初經齊母本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訓釋

初經

周官經卦八宋子發曰初經包義氏之本旨所謂經卦則初經卦也

初與

周易坤初乾初偃良

初兌初犖

坎

初離

離

初釐

震

巽○李過曰坎為犖犖勞也萬物勞乎坎震為釐釐理也帝出乎正萬物所始條理者也于合升曰歸藏軒轅氏之書也商人因之得地統故歲建丑而卦首坤隋經籍志歸藏漢初已亡唯本卦尚存朱子發曰今書亡其圖鄭翁得

之歸藏初經以傳邵子邵子傳之王豫者今載易洗心圖象卷先宗丞曰天地萬物莫不氣內而形外伏羲方圖乾

一坤八天地形之最大故居外兌二艮七山澤形差小故

在天地內離三坎六水火半形于氣故又內震四巽五純

以氣用故最內也軒轅有圖無文商湯演之其圖自內而

外分四成自邵子發之邵子曰內四卦雷風相薄恒益起

意外十二卦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外二十卦山澤通氣損  
成見義外二十八卦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覺羅濟齋曰震  
巽陰陽生于初坎離陰陽居中艮兌陰陽極于上至乾坤  
則純陰純陽矣麟謂先天心法圖自中起蓋萬物生機皆  
曰中出而曰達即說卦雷以動之坤以藏之一節次序也  
王伯厚云夏時坤乾可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可以  
見周禮此三代

損益大綱領也

母經坤為母周官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鄭注每卦八別  
鄭母朱竹鬯曰六十四卦

其名或異皆以反對為字

與坤乾屯蒙溥訟師比毒履泰

否夙吝艮齋頤困井革鼎

旅豐夤適禱觀萃稱升巽姤毒瞿睽

夷節渙奂蹇荔解員損誠益欽咸恒變賁賁嗑嗑

顛巽兌 離 犖坎 兼謙 分豫 爨 漸 齊 晉 望 霽 濟

壽 遂 遯 姦 蜀 蠱 覆 隋 姤 羸 夫 復 僕 刺 賈公彥

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殷以十三月為正故以坤為首王伯厚曰先陰後陽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闔靜而動也李過曰歸藏卦名與周易同者三之二則文王重易止亦因商之舊今以周易質之歸藏不特卦明用商卦辭亦用商如屯之屯膏師之帥師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商舊文則六十四卦自伏羲至夏商其卦已重矣黃宗炎曰需為溥雲上天而將雨必有溼溥之氣先見于下大畜小畜為大毒小毒取亨毒之義升為稱地之生木土厚者茂土瘠者瘁言木茁土故稱也 蟲為蜀蜀亦蟲也解為荔荔亦有聚散之義

啟筮篇 釋史繫辭古質錄 之以存三代遺文

與堯降二女以舜妃

君子戒車小人戒徒

鼎有黃耳利取鮓魚

瞿有瞿有宵梁爲酒酒尊於兩壺兩踰飲之三日後蘇士  
有澤我取其魚

舊言之擇新言之念

營惑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  
其父

上有高臺下有雝池若以賈市其富如何

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離監  
監燁若雷之聲

有鳧鴛鴦有雁鷓鴣

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

榮榮之華徼徼鳴狐

空桑蒼蒼八極既張乃有羲和是生日月職出入以為晦

明彼九寘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

楚辭啟九辯與九歌九共白子

辯下士言禹辯九州作九歌之樂啟修明也

瞻彼上天一晦一明羲和之子出於湯谷

羿善射彈十日

山海經羲和生十日郭注言生十子以日名

滔滔洪水無所極止伯鯀息壤以填洪水有初亡後蚩尤

出羊八趾疏首登九淖伐空桑黃帝殺之青邱

即涿鹿

節殷王其國常毋谷月



明夷御飛龍登于天 啟徙九鼎

有鳥將至而垂翼

豐隆筮雲氣而告之

有白雲出自蒼語人於大梁

僕良人得其玉令人繹史佺得其粟

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大赤為辟為卿為馬為禾為無卦此

見路史餘卦雖不傳亦可知自古有此取象法也

本著篇

著末大于本為上吉蒿末大于本次吉荆末大于木次吉  
箭末大于本次吉竹末大于本次吉著末五神蒿二四神

荆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犯皆藏五祀之神明

皆聚焉季伯紀曰歸藏以靜為占故稱七八吳淵穎曰易占以變故數用九六連山歸藏四十六周易四十九也。

徐氏善曰歸藏卦序坤震坎艮兌離巽乾蓋震下一陽生純坤之後進次而中進艮而上又交于中五而得

兌之二陽然一陰猶在上至離而中陽進上至巽而初陽

進中于是純乾體成此陽氣漸長之序也反而推之巽下一陰生純乾之後進離而中進兌而上又交于中五而得

艮之二陰然一陽猶在上至次而中陰進上至震而初陰

進中于是純坤體成此陰氣所長而陽

氣歸藏之序也歸藏名義實本諸此



孟子外書

性善辨第一

麟按王充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凡十五章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

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劉貢父曰荀卿名況

楚人言天之賦性但有善無惡其有善惡乃人後起之私而荀子言性本有善惡聖人以學勝之乃能有善無惡也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蟻蟻知君臣而況於人乎故人之性

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性無不善而物亂之水無不清而物污之是豈本性也哉

而物亂之一太  
作而欲害之

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

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也子思

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曼邱姓不擇名齊人子上

名白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

台疆千年一聖猶旦暮也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

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戒人不學面牆

一如聾瞽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賈街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可以居我子矣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

輟中止也  
誼謹也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

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踞列女傳作袒

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羈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

則從乎父母嫁則從平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

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何憂也

五飯稻黍稷麥菽五

種之飯也

孟子遊于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移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移行一性止淫也

專一其性禁止其行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子石曰信孟子曰何謂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翼孟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則子



腹亦有雞與子石姓公孫名龍趙人

孟子曰筦敬仲仁故齊桓公亦仁筦敬仲義故齊桓公亦

義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河廣宋桓夫人作此章言齊桓存衛亡國之德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徐辟對曰

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往孟子曰夫蘓子天

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曰辟蘓

之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從不連橫不為

威屈不為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已矣

文說第二凡十章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言

徒騁才辨而文其說不若  
篤實好學而文其心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爲己者逸而泰爲人者勞而

危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子上曰言仁不言暴言

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也孔子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之言刻則人害之大

雅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刻一作肆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王勿忘先王

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

東桑地名

萬章從遊于牛山之上孟子喟然嘆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有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

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  
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  
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  
靈龜隱于萊孟子使人問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子庚泄柳也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孟  
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子吉小人凶憂  
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

子叔孟  
子門人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請見孟子見之王蠋曰夫子何以  
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  
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  
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  
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  
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後  
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  
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

弛緩也惠  
子名旄

孝經第三

凡二十章

孟子曰孝經者孔子傳於曾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夫之

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與也庶人之孝大連少連也

魯釐公之孝無效豈以詩有壽母之文而稱之與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

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亶死孝也

劉熙曰茅亶騶大夫喪母哀毀而死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

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顛以智各以所

得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

秦母遂曰伯顛端木

也賜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

蒙治器萬章治纒充虞治櫬公都彀治饌陳代治工樂正

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

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

也齋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

歸儒記孟子居母喪之孝盡禮盡哀鞫子為墨子之學者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循名責實之義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孟子

曰非古也古莫善於蒞蒞者殷法雖周亦蒞也地有餘利

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蔡母遂曰

蒞讀如藉陸德明曰與助同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而

不言事高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云齊末公孟子曰我

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犂門子敖王驪字曾氏日犂門齊南門再舉觴孟子



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叶連白叶裴緇叶哉四語本

孔子之辭孟子賦之

屋廬子曰無為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于無為非無為也

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屋廬子初為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為為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

虞舜以告之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此即不為已甚之意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伯之

罪也

孟子曰有遠慮在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乎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子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周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

哭而莒人禰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

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揖封生齊善歌人孟子曰不用

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

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

世者與藝樹藝五穀也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游於九州

之外也以衍好為大言且多荒誕不經之說故孟子拒之如此

為正第四凡十五章按左綿李氏本止有前八章後八章並闕海寧吳氏本同

孟子曰為正以心為邪以心心之所至邪正因之故君子

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孟子言孟嘗君不過好名非真好士也

高子問于孟仲子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高子名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舛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爲賢夫衛

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邾婁繆公問政于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  
薄稅歛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勿信倖臣  
之言

孟子過邾見邾莊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稱文王莊公曰聞

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

邾國名高誘曰世本邾莊公名郡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  
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

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歧焉王奚不去梁乎王不悅

魯平公與齊王會于臯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孟子曰道吾善者吾賊也道吾惡者吾師也

經餘必讀三集卷四終